

廣西通志卷之三十六目錄

重修桂林府學記

宋 南軒張栻



重修靜江府學記

宋 晦菴朱熹

重修桂林府學記

元 劉三吾

重修桂林府儒學記

肥人 李棠

重修桂林府儒學碑記

督學 王如辰

尊經閣記

明 王守仁

桂林題名碑記

明 曾蒙簡

重修臨桂縣學記

明 巡按 周紀

陽朔縣儒學記

明 吳 惠

永寧州學宮記

李 棠

永寧州學記

王如辰

全州學記

宋 劉 岑

重修全州學記

元 揭 傒斯

全州修學記

明 蔣 冕

新建廟學記

蔣 冕

灌陽縣修學記

王如辰

平樂府學記

元 常 挺

重修平樂縣學記

巡撫 麻 勒吉

重修文廟記

明 汪若冰

重修荔浦縣學記

元 石天岳

永安州修學記

王如辰

重建梧州府學碑

明 丘 濬

重修梧州府學碑

明 李東陽

梧州府學記

陳獻章

重修梧州府儒學記

王如辰

建尊經閣碑

明都御史 毛伯温

懷集縣學記

提學僉事

彭甫

懷集縣學記

戶部主事

張詡

重修容縣學記

督學

鍾繼英

重修岑溪縣學記

督學

周孟中

重修岑溪縣學記

康熙八年知縣

劉昌言

重修鬱林州學記

明督學

彭甫

鬱林州學新建泮池碑記

蘓濬

重修北流縣學記

周孟中

重修興業儒學記

明督學僉事

李義壯

潯州府遷建文廟學記

明

錢溥

重遷貴縣學記

張燦

南寧府學記

元

文壁

橫州重修儒學記

元

張九垓

太平府學記

明

丘濬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唐

柳宗元

重修柳州儒學碑記

明

王啓元

融縣修學記

王如辰

柳城縣學記

王如辰

廣西通志 卷之三十六
慶遠府學記

陳文

宜山縣修學記

宋張栻

廣西通志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二

重脩桂林府學記

宋南軒張栻

國朝學校徧天下秦漢以來所未有也桂林之學有唐大曆中觀察使李昌巖經始于郊而熙寧中徙于廛城東南隅乾道二年知府事張侯維又以其地堙陋更相爽塏得浮屠廢宮實始安故址請于朝而遷焉侯以書來曰願有以告於桂之士栻惟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何所爲而然哉天生斯

民則有常性人立于天地間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皆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天也然則舍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所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具於吾心也者萬事之宗也人惟喪其良心故事失其統

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爲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學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鼓篋入學抑亦思我所爲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羣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爲乎嗟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悚然動乎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遺

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試也不敏，何足以啓告于人。辱侯盛意，勉爲之言。

重脩靜江府學記

宋晦菴朱熹

古者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人之方，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彛而爲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脩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旣成而又興其賢且能者，寘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義理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

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不異先王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志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後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爲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爲士者求道於老氏釋氏之門爲吏者責成於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

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乃者聖上慨然憫其如此親屈鸞輅臨幸學宮發詔諸生厲之以爲君子之儒而無慕乎人爵者德意旣甚美矣而靜江守臣廣漢張侯栻適以斯時一新其府之學亦旣畢事則命其屬具圖與書使人於武夷山間謁燾文以記之顧非其人欲謝不敏而惟侯之意不可以虛辱乃按圖考書以訂其事則皆曰靜江之學自唐觀察使隴西李侯昌巖始立於牙城之西北其後又徙于東南歷時旣久士以卑庠堦鬱

廣西通志 卷之三十一
爲病有宋乾道三年知府延平張侯維乃撤而遷
於始安故艸之墟蓋其地自罷廢而爲浮屠之室
者三始議易置而部使者有惑異教持不可者旣
乃僅得其一遂因故材而亟徙焉以故規模偏陋
復易摧圯至於今侯然後乃得并斥左右佛舍置
它所度材鳩匠合其地而一新焉殿廡崇邃堂宇
廣深師生之舍環列廡外隆隆翼翼不侈不陋其
爲諸侯之學所以宣布天子命教者甚實且稱熹
於是喟然起而嘆曰夫遠非鬼崇本教以侈前人
之功侯之爲是則旣可書已抑熹聞之侯之所以
教於是者莫非明義及本以遵先生教學之遺意
而欲使其學者皆知所以不慕人爵爲君子儒如
明詔之所謂者則其可書又豈徒以一時興作之
盛爲功哉故特具論其指意所出者爲詳而并書
其本末如此云

重脩桂林府學記

元劉三吾

皇上踐祚二十有一年嶺南廣西道憲副公以學校王政攸先風厲學校是首匪作新之將遂隳廢其令教官定議於是桂庠諸生奉承惟謹經始是年之十一月訖功明年之七月學正蔣倬狀其事請予文記之固辭弗獲按桂林舊有學前至元丙子王師南下燬於兵世祖皇帝混一區宇大興文治中外咸設校官時則有若嶺南帥史公格卽故址而圖新之以元有學自史公也嗣是之後至元

戊寅嘗一葺治歲久自圯今憲副公朔望視學惕然興懷廼稽學廩歲入倡以已祿鳩工庀材擇日興事門櫺星樹垣墉內自禮殿徂於應門版之椽之腐撓者易瓦之填之罅漏者完戶牖闌楹丹漆雕刻煥然可觀講堂齋舍繕脩有加奎閣尊經塗墍如法祠庭易向獻幕更新諸所宜葺咸以次舉輶車時臨是瞻是敬衣冠絃誦濟濟洋洋藹有鄒魯風桂林學校遂爲諸道最憲副公作新之功偉矣嗟乎學校綱常之地臺憲綱紀之司故自有親

義序別信以來而大綱小紀無或出之倫理之明風紀所由以振也昔東漢士高節義范滂諸賢一時與游皆太學名士用克樹立有澄清天下之志今憲副公居風紀之司而首致意綱常之地於時諸道紛擾弗治獨廣右巋然靈光無恙脩學之舉聞風而興者數十城百司庶府恪慎憲章昭乎天日之臨而凜乎風霜之肅也豈非公扶植綱常一念默有以行乎其間歟抑是學前以史公倡之今以憲副公繼之中間六七十年豈無其人惟是二

廣西通志 卷之三十 十一
公皆於干戈相尋之餘而有尊道崇德之意公之心史公之心也則天相斯文而福廣右者意有在矣公唐元氏名也兒吉尼字尚文歷御史三臺僉憲三道皆有廉能政聲由中政院判階奉議大夫居今職壬辰春汝穎寇陷武昌長沙等廳公督首帥阿魯輝將兵往平之若清湘若春陵咸賴克復時廣右未有變者臨桂東鄉民謀始倡即調兵撲遏之人心遂以帖然他如汰罷縣之冗設而奸貪以息禁商販之越境而鈔法以行節官府之浮費

而饋餉以給民廬延燒官爲賑之歲飢勸分俸以倡之繕城郭造陽橋修靈渠皆政紀之卓然泮宮之脩公實主之經歷左奉議照磨趙儒林則克職憲佐者也是宜書銘曰我元龍興奄有隅縣一視廣右仁同畿甸大府桂林糾以憲臣之綱之紀廼宣迺旬惟爾校官實賴風厲以篤彛倫以新士氣天惠爾廣我副公來風霜一道儀範百司維時湖湘煙塵四起一柱狂瀾以公中砥謂茲人心係有綱常舍而學校其何克臧載瞻桂序歲久且圯誰

其新之是在我爾爰捐已俸爰集工人翼歆以正
撤故以新櫺星峙峙應門洞啓金碧輝煌宇廟之
美於燦從祀於樂論堂經閣增麗奎文有光輶車
時臨衿佩雲委匪怒伊教雅歌泮水湘灘颯颯道
脉溶溶文運在廣如水潛通宣成二公矧茲過化
流風餘韻猶有存者凡厥來游宜體公心真履實
踐毋卽悖淫昔時草昧史公建學今時擾莽我公
旣作史旣有祠公宜並之後有述者視此歌詩斯
文有天永言無替輔我元皇千秋萬歲

重建桂林府儒學記

隄人李崇

廣右古百粵地去京師萬里而遙其山川險阻其
林箐叢密其俗椎魯而少文自昔大吏善爲政者
大率踈節濶目使足以供貢賦給徭役保瘴疆隅
而已我

朝削平禍亂聲教四訖自近暨遠莫不蒸蒸向化桂
林爲西南都會尤宜興起文教以克昭

聖朝之治而數十年來司憲大臣往往以簿書期會
爲急務未有加意於學宮者襄平馬公由學士以

御史中丞建節是邦興利除弊布德申威三年之間民用大和一旦謁孔廟而喟曰爲政莫大於移風移風莫要於興學今廟隣院治塵囂湫隘上不足以妥先師下不足以育多士其何由聳觀瞻而興斯民於善乃命官屬桂林太守諸葛鼎夏釋爽塏之地蠲日祭告庀材鳩工大成有殿啓聖有宮明倫有堂尊經有閣配食有廡處士有齋以至戟門泮池廩舍庖湍莫不備具各中法程繚以垣墉飭以丹堊煥乎炳如視昔加倍工出于募不徵調于夫家貲出於捐不支費於公帑經始於辛亥年十二月訖事壬子年十二月舍菜禮成觀者如堵於是鄉之人士走使京師具以白崇曰宜有記以紀其事崇曰願有記崇惟王教之興則士之所志在道德仁義而學校爲實功王教之衰則士之所志在聲利榮名而學校爲文具故同是學校也而世之升降係之矣今

天子日御經筵非聖賢之書不以進讀又崇祀孔子之祀比于郊社脩厥里廟庭而加禮其宗子顏曾

思孟仲氏及程朱諸賢之裔皆官爲博士其隆儒重道有如此者宜遐陬撫馭之臣有以體上心率羣牧加意學宮而冀治化之大成也豈非一時之盛哉雖然廟學旣新而大之矣允學於斯者其可尚仍舊習而不從事於實功乎從事於實功柰何曰亦惟明其經脩其行而已求之易以立本趨時求之書以執中廸哲求之詩以理性怡情求之禮以養中導和求之春秋以正名定分此明經之實也嚴禮義之辨慎理欲之防化剛柔氣質之偏敦

忠信廉讓之節秩親疎貴賤之倫此脩行之實也若經不明行不脩而徒綴輯程試之文眩眩主司之目以擢科名苟利祿而已則豈惟近負

聖

朝之恩遠負先師之教抑寧不有負於中丞新廟學以新士習之意哉夫春秋常事不書故僖公脩泮宮載於魯頌如此赫奕而獨不見於聖人之筆今桂學之記無乃非典歟棠謂脩學在三代則常事也今馬公篤意於廟學以振興實功以助流王教事之尤非常者也不可以不特書棠叨居是廡

喜我鄉之人得沐浴

聖化而頌中丞公於無窮也故奮筆而爲之記

重脩桂林府儒學碑記

督學

王如辰

皇帝御極之二十載既已掃除羣逆底定南服自東
甌百粵滇黔之境復合車書武功旣揚文教斯啓
時余奉

命督學粵西而大中丞中山郝公適巡撫是邦戢兵
撫民之暇首議興學以明倫廣教爲櫛亂反正之
第一義迺進藩臬隄縣吏博士于庭謀卽隄學之
故而脩之制增于舊而役不擾民蓋自是全粵之
隄縣學聞風而創者脩者接踵告成功矣按桂林

府儒學在始安故罷之墟宋淳熙中知靜江府張
宣公栻始廓其制元嶺南帥史公格重脩明初又
遷縣學于郡庠西隙地爲唐狀元趙觀文宅提學
僉事姚公鎮重建大成殿及堂齋

本朝康熙十一年巡撫都御史馬公雄鎮移建迤西
實兼縣學地基而一之會孫延齡叛以學宮爲牧
圍博士弟子逃死于山谷教用不彰民用不臧夫
亂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壞由學不明也學之
爲道其倫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其教禮樂詩

書易象春秋其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凡以
變習歸性消其功利頑悖之氣而納于仁義中正
之途歷觀往古治教之統理亂之源大率由此挂
林去京師七千里而遙然自唐以來節帥司牧之
所過化名人傑士之所挺生蒸蒸文物之盛幾與
古中國侔矣迺撤藩之役滇南一呼而延齡嚮應
甚者一罷之地五年之間反者數起而土蠻豪獍
阻兵攻劫者所在都有夫非教化之不明人心之
不正以致此與大中丞郝公之訓諸司曰吾欲使

廣西通志 卷之三十一
九龍之秀民皆入于庠序如文翁之化蜀常衮之
變閩惟潘臬諸道大吏是倡是式吾欲使孔孟之
道漸漬于推髻卉裳之民復七先生之祠示莫敢
廢惟龍縣諸長吏是率是脩吾欲嚴課督之法如
胡安定之在蘇湖范文正之在南京將以桂爲權
輿惟督學使者其帥博士師生是訓是勗我

清文德誕敷重臣祗命其曷敢不承時則布政使顏
公敏按察使黃公元驥右江叅議道簡公上桂林
知府徐鳳鳴儒學教授高熊徵一心同力鳩工庀

材不數月而缺者補圮者完漫漶者鮮頽撓者聳
以直人士之散者復聚書籍之購而藏者日增以
長然則有謂人之不樂于學而習之不可爲性也
豈篤論哉功已訖謹勒其始末于石以觀德教之
成以無忘大中丞之志

尊經閣記

明 王守仁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
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
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
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
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
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
信是四端也五常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
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

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以言乎陰陽
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綱紀政事之施焉
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
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
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辨焉則
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及至於誠僞邪正
之辨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
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
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

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
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
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
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
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
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
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
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
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

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乎富家者之父祖臚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因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數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

心而徒考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爲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誥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詞競詭辨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爲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弁其所謂記籍者而

廣西通志 卷之三十一
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尊經矣乎

桂林題名碑記

明 曾蒙簡

正統十二年丁卯冬十月簡奉命來巡西廣越明年戊辰春二月一日丁巳有司循例將有事於夫子廟前期以告時淫雨浹旬予慮廟有侈楠圯瓦黹黹威像將無以考禮謁虔廼與右布政使孫公良副使梁公蔡諸郡庠謁廟循殿庭兩廡而周覽焉迤邐及乎中門之外見石立峩然東西夾門而列者六七予以爲歷科題名之刻旣而視之廼皆元人所爲者內二石載釋奠圖式餘則稱述當時

居官政績而所謂題名者無有也因顧謂衆曰桂林雖古百粵之地今爲西南鉅藩山川秀氣鍾乎人顯諸前者顧不暇論自入我朝八十餘年涵濡聖澤旣久且深詩書禮樂之習儷美也西廣自洪武永樂以來由科著名當世者累累有人今獨無題名之石使後生小子漫不可考庸非缺典歟且題名之有石尚矣立之學宮豈以暴榮盛而侈觀玩也蓋將使游於是者朝焉而升暮焉而退過焉睨之曰彼以才而名在是吾獨不類彼耶爲人子孫者吾祖若父以才而名在是吾可無繼述耶又指而議之曰某也其行與名俱稱某也不然吾寧爲某不爲某感發之念油然而生則效之思沛乎莫之能禦矣夫人心恒所趨者義與利之間出乎此則入乎彼顧導之者何如耳一石之舉而寓激勸之道非義之大者歟然則學校育材之地果可以少此哉于時同知新淦鍾豫楫而進曰敢不恭命退廼擇取前朝稱述政績之有補於治教者立石鳩工蕘之復合洪武以迄於今若干科由鄉選

登第者若干人第其先後姓氏鐫之而虛其左方以俟來者總題曰桂林府學進士題名碑既卒工來復于予予令置於明倫堂之前北嚮召諸生立堂下而申之曰科目者不過學士進身之階耳今必石以勒名以垂久遠待之厚也必進士以題其端者期之至也待之不厚期之不至尸是上者之咎也待之若此其厚期之若此其至而其人委曰我不能是是自棄自暴者之爲也諸生寧有是哉於是皆唯唯而退署學訓導吳川陳韶請記之辭不獲遂據其槩授之俾刻爲碑

重修臨桂縣學記

明巡按 周 紀

孔子之道天地之道也國家生民不可一日無者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行斯道於上孔子
明斯道於下所謂繼往聖開來學者孔子也我朝
聖聖相承尊信孔子之道內而京師外而羸邑皆
崇廟祀冕旒而南面一視王者春秋有事與社稷
等其盛典也正統甲子冬予奉命巡歷廣右拜謁
孔子于臨桂縣學宮顧瞻廟庭石碑具存稽之始
末蓋縣學初建於城東南再遷於城南舊縣治之

旁建國朝始移置於此實宋宣成書院之故基也
洪武乙亥重加脩葺距今餘五十載梁棟墻壁日
就毀壞予慨欲新之然未敢委作勞民曾有司脩
飭祀典祠宇於是布政盱江揭公稽富川孫公曰
良按察使金華章公聰叅政上虞謝公澤雲中武
公達憲副會稽胡公智叅議新昌甄公完天台侯
公臣僉憲五羊湯公性方文江王公驥玉山王公
受潮陽蕭公鑾昆陵鄭公觀湘鄉江公玉琳偕郡
守姑蘇吳公惠僉謀合志各捐已俸爲之倡于時
同寅安成萬公節按節繼至覩而喜曰吾輩讀聖
賢書敢忘所自哉廼相與襄其成縣令陳齋又勸
邑之好義者出資補其缺市材募工綽有餘饒經
始于巳丑仲夏落成於是歲仲冬工善材良旣堅
且美巍然煥然不浮于度廟之制高二十五尺廣
四丈有奇袤五丈有半視舊蓋增焉再逾月而櫺
星戟門之仆者以立欹者以正腐者以更規模宏
遠矣先是御史三司朔望行禮皆止府學至是定
議朔日從府學望日從縣學已而衆心懽悅咸以

爲當教諭三山劉和訓導番禺吳貞仙城陳遺請
曰是廟更脩式稱瞻仰矣宜有記以示于後予惟
孔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所以爲始先天地而
沒知天地之所以爲終默運於冥冥之中而有以
裁成輔相於昭昭之際謂其道非天地之道可乎
諸生游泳於斯涵養於斯瞻拜起跪於斯宛然聖
人之在心日宜其於家爲孝子於國爲忠臣庶幾
上不負朝廷建學育才之意下不負藩臬董事之
勤斯廟之脩豈小補哉書以記之使後爲賢有司
者皆知所先務云

陽朔縣儒學記

明吳惠

古帝王之治一本於道所謂道者人倫日用之理初非有待之於外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蓋以此歟我國家稽古崇文內設國子監有彛倫堂外設州府縣有明倫堂無非明夫君臣父子夫婦朋友長幼之倫爲是道計學者不可一日不謹而治天下必本於此者也所以絃誦洋溢士習丕變前古弗能及矣明倫之設豈小補哉陽朔有學其來已遠歷年滋

廣西通志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敝衿佩咨嗟正統元年安成萬君來令是邑首謁
宣聖顧瞻徘徊乃曰學校不飾何以興教化於是
協謀計其經費遂鳩工集材脩孔殿建兩廡以及
櫺星門黝堊丹漆視故有加既而遷舊學門作後
堂會饌堂又作讀書樓觀德亭神廚膳房靡不具
備惟明倫堂舊隘弗稱乃廣厥址撤而新之經始
於正統十年乙丑夏五月落成於是年八月高二
丈三尺廣三丈九尺深視高加九尺左右翼以祭
器書籍之房規制宏敞復加疇昔教諭蕭文都以

爲不可無紀請予記之按隄志陽朔爲桂屬邑東
制邕容交廣之衝南扼賓巒岩象之隘孤峯絕巘
勢險形蹙令於此者得以因循歲月爲難况望其
以教化自任而於風土民俗加之意耶若萬君者
真可謂知所本爲人所難能者矣嗚呼學校王政
之本人材爲政之具諸子生長是邦遭際聖朝文
明之世講業是堂朝斯夕斯烏可不思奮然致力
於聖賢根本之學俾他日出而爲政無愧於爲臣
事君之道則庶幾不負朝廷立教建學之意與邑

慶西志 卷之三十一
令用心之勤若徒竊文藝以資進取之計則亦奚
取焉予爲罷於桂方勉力學校而聞萬令祗意不
怠則足以倡夫弛教無政者故不辭而記之萬君
名霽字季丙由庚戌進士云

永寧州學宮記

李崇

永寧故古田邑也舊有學在城之東南地勢湫隘
堂舍未備明萬曆中州守尹公始移建於州之北
遭明末兵燹城邑蕭條學宮僅存聖殿復椽拆瓦
烈每風雨則其下如窪自區宇肇造吏茲士者率
因仍簡陋葺故鼎新多謙讓未遑也癸卯夏關西白
公由安邑令擢守是邦甫下車奠謁心甚愜爰請
諸生而語曰學校爲風化之首今黌序荒廢若此
守土之責也且朝廷有教化而後士庶有心術士

庶有心術而後天下有風俗吾輩讀聖賢書幸得
爲羣表率可聽其荒廢已乎維時士民觀者莫不
以手加額恨公來之暮焉閱明年果上學宮闕狀
院司捐俸三百金米二百石庀材鳩工建正殿三
楹東西廡啓聖祠明倫堂各三楹名宦祠各一楹
且繚垣以墻樹門以屏經始於甲辰季秋落成於
乙巳仲春凡六閱月而雅雅堪觀矣寧士欲勒石
以誌公德言狀於予爲記予曰夫石以誌德也公
之德在學宮固已與斯宮俱垂不朽矣何必記寧
士曰吾邑之士鄙民頑非得庶能愷悌如我公者
風教其何賴乎今

天子仁聖文德誕敷天下邑隄之學皆媲美前休惟
寧兵燹公大懼人材放失儒術鮮效不惜費而力
爲營建公前令安邑已興起學校作養人材爲先
蒞吾寧復惓惓以風化人文爲念視世之脩緇龕
營黃榻何啻雲泥從來建學固屬美談然或重苦
吾民如湘宮功德皆百姓賣貼婦錢亦何足貴公
於一石一木悉給價市買與非常之功而桑蔴不

擾創曠代之舉而市井無驚不與吏民同聲謂之不煩者一轍耶寧賦不盈二千公單車就任玉潔永操民成以所得薪水不足供日用爲慮公悉以脩興廢卽蔬食啜飲怡如也方之匹馬入蜀一琴一鶴自隨者清節何多遜焉公之是舉翼綱常扶名教變風烟瘴雨之鄉而爲禮樂文物之俗裨益於世道人心豈渺小哉公之政行將璽書內召以化寧者大化天下五馬之榮不能以久煩我公安得不勒之石以若南人之思召也予聞斯言遂欣然書之爲記

永寧州學記

督學

王如辰

嘗考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保氏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蓋治民莫先於育才而育才必重乎學校由來尚矣粵雖僻處西陲自秦漢以迄今茲英賢輩出代不乏人迺者滇黔之變阻聲教者七載今

上十九年秋予躬承

簡命較士茲土觀學宮茂草懼儒效濶踈檄行脩葺

期與良有司共勸文治以大

聖天子崇儒重道之心一時省臬平梧莫不輪焉負焉見予記者不一矣二十二年永寧州守郭君大琦以重新其州學復請予言勒石予按省誌永寧在桂林西百五十里舊爲古田縣邑僻而巖嘉靖間有入省會而剽帑金者其俗之獷悍可知隆慶四年中丞殷公正茂始討平之陞爲州請增廩增弟子員十人無亦謂詩書可以善俗文教可以格頑歟

本朝定鼎德教覃敷癸卯鄉試永寧竟輸榜首予較諸士亦類多閎肆不羈之才豈非風俗與世推移之彰明較著者耶然兵燹之後學宮傾圮民形鳩面鵠士半菽不飽有司籌兵措餉仰屋之不給疇克以泮宮芹藻爲已任上下不病爲永圖歟乃郭使君與其州博張子鴻翮不請捐于上不告陳於下槩出已資毅然修舉經始二十一年八月落成於今年三月正殿兩廡啓聖宮明倫堂戟門櫺星門罔不備具磚甃木石之需匠役舟楫之費共

計一百四十有餘鐘可謂篤於政教之事也已予
嘉使君之功因爲辭以告其州弟子曰爾諸士亦
知使君修學之勤乎夫正道雖明人心易惑緬觀
天下佛宮梵宇繡柱雕甍惟爾使君不惑於邪爲
爾諸生煥巍其庠序爾諸生居習其中當講明聖
人之道爲臣盡忠爲子盡孝毋遷于異端毋負乎
翁教三德六藝惟日孜孜出則以致君澤民居亦
可格頑善俗是爲克副使君修學之勤而不失學
教育才之意若徒馳志於功名不能潛心於實學
豈惟非予與使君期望之心亦非爾諸生誦法聖
賢之心矣是爲記

全州學記

宋劉岑

古者國之政事未有不成於學者也獄訟士之事也而聽於學軍旅將之事也而謀於學進賢退不肖相之事也而進退於學命令君之所作也亦得議其善否於學是國之政事皆於學矣而諸侯之學非受天子則不可豈若後世麗國而皆有也漢興反秦之弊武帝採用儒生董仲舒公孫弘之言稽古立太學而文翁爲蜀麗守起學宮成都市中蜀民大化由是麗國皆有學矣然不過立博士養

弟子員而止其政事則不與也其治功不能如古者有由哉至於習文誦學使先王之言不亡而民知孝悌忠信禮樂廉耻以成其俗者猶其効也今天子再造區宇廓清氛祲勞來還定與民休息孝悌之誠達於上下寧神事親靡求不獲弛兵休士遠人咸格乃率舊章郊禮天地興廉舉孝命有司建太學擇吉日率臨視之又詔奉使典州與隄縣之吏皆責以學事頒鄉飲酒之禮使士夫春秋有事其中貴禮尚齒以興民行文治炳然與三代同風盛矣哉全之爲州南接百粵風聲氣俗皆近學其君子則齊魯之風不由立學而何學始於慶曆四年今三遷其址矣而棟宇圯且壞焉知州事高君楫與通判事王君著鳩工庀材易其敝壞繼其闕乏闢其壅蔽自齋舍至于庖湏莫不有所會頒御制文宣王贊及書羣經子傳于州則尊而閣之于講堂之左且出私錢率士合財買田以補食之不足學無官師得命吏如此而前進士鄧浚實來官得其人而居以安食以飽學者益衆於是相與

求予文爲記夫能宣天子之化以被於下者吏之職也強問學正身行以承天子之德者士之職也二君之舉旣得其職矣則士之游息於斯者可失職乎

重修全州學記

元揭傒斯

皇元治法周孔元微絕壤必謹學校以爲教基泰定元年春郭侯履以長史移貳於全全居湖南九隄之極地小而巖風氣砮窳隄西湘山又稱無量壽佛入滅之所世奉遺骸奔走萬姓而夫子廟荒圯穿漏曾莫顧者講誦不興薦裸無所侯至會缺太守侯總學事教授黃潤以爲請於是侯率僚佐於上士民勸於下明年卽工前清湘長法黑進拜元侯知邑士鄧桂能狀命董其事遂斬木伐石食

工傭力民不知役太守何公潤繼至朝勸夕勞休
威並行及期而廟成乃易夫子十哲像分祠先儒
及賢哲于講堂之左右門序軒陛以次咸畢又闢
廟南廢地爲杏壇以擬闕里建明倫堂四楹以館
諸生既告成于廟教授請予紀其事且俾告於有
衆昔靖之鄙爲羣獠劫以自附者八百餘家數自
請吏吏不能討而王賦之共不敢怠違及郭侯爲
守天子使督兵討之八百餘家咸在誅滅侯以死
爭乃去刑書復爲齊民侯非力能生之也以其民
恪遵魏文靖公之教知有君臣之分身雖附獠而
王共不缺故也全之四境盡爲中邦又密邇周元
公之里父傳子習皆聖人之道民之情性豈獨異
乎夫殫才盡力以奉無益未必蒙福耕田鑿井以
服聖賢之教得遂養生送死使父子知親君臣知
義夫婦知別長幼知序朋友知信君子登於俊選
小人免於刑戮果何憚而不爲哉亦教化使之然
耳爲民上者曷敢不敬學在鳳凰山之陽宋紹興
十三年遷也東南諸山秀麗奇絕湘灌二水合流

其下蓋爲一隄之勝云

全州脩學記

明 蔣冕

全古洮陽縣也地當楚粵之衝山水奇秀風氣清
淑學則肇遷于宋中更於元入皇明以來百四十
餘年脩葺不常勢漸圯敝正德癸酉姑蘇顧侯自
開封守謫知州事旣至首謁夫子廟周覽徘徊延
見師生知前此學正楊葺常備以學圯宜脩事目
遍請于撫巡藩憲諸司已皆報可遂卜日釋奠以
告于廟庀材鳩工屬吏目邵濂董其役凡殿廡堂
齋以及尊經閣立教廳與夫庫庾門墉之類或易

廣西通志 卷之三十六
三
以梁棟桷榱或加以黝堊丹漆次第脩飾無弗完者又因學後城垣之上有全寧樓故址舣樓三間更名曰翔鳳以學宮在鳳凰山之陽據一麗之勝樓又據學宮之勝有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也始事于是歲十二月訖工于甲戌七月侯以予舊學于此屬予記予喜侯之爲政知所先也諾之因以告全之士曰吾全去九疑甚近南望蒼梧僅數日程帝舜南巡漸被聲教及周子挺生濂溪倡明孔孟之絕學以開程朱之源吾全於濂溪尤爲密邇

不異曲阜之視滕嶧爾諸士生長斯地爲魁秀民而來遊來歌於庠校一新之初豈徒逸君坐食誦說於其間哉夙夜孜孜思所以講明聖賢之學以求無負焉庸非爾諸士之志乎吾州方重華旣遠光霽未形之時自柳仲塗來刺礎以古文教學者士知文章之重而已自許待問唐固言先後以進士舉士知科目之榮而已其於聖賢之學概未之有聞今幸際明聖之世表章六經自宋以來未有過於今日者爾諸士夙夜孜孜講明聖賢之學茲

維其時矣君則脩齊以化導鄉閭出則治平以利
濟民物隨所噐使務盡其所當爲則庠校之新豈
徒爲四方觀美而已耶昔歐陽文忠公記其鄉罷
吉州新學謂幸予他日歸榮故鄉因得以謁學宮
問民俗頌國家太平詠守長遺愛予於文忠無能
爲役而其心則固無以異也故因記輒以致予倦
倦之意侯名璘字華玉別號東橋高才能文章尤
以風節聞于世今守台州時望甚屬之斯學之脩
也始終其事者楊華邵濂同知朱富訓導范軾曾
聯書之

輪亦皆體侯之心效勞於其間法宜書也予故率

聯書之

新建廟學記

蔣冕

灌陽有縣自吳始吳既得蜀零陵等四郡地遂分
泉陵等十一縣統於零陵罷而灌陽居其一自置
縣至今千有餘年其隸全州爲屬縣自石晉天福
初至今垂六百年縣之有學在宋慶曆後其始創
於縣治之東崇寧中遷縣治西惠明寺右其後更
復不常淳熙十年縣令趙永始即崇寧故地建置
廟學教授徐元一記之嘉定間全州守蕭一致楊
若先後脩葺楊守又給田於學以養士學制既備

廣西通志 卷之三十六
自是士風民俗皆有可觀歷元至皇明學皆建於
城外地既荒僻規制卑隘無以仰稱累朝興學養
賢之典又縣之南境與昭州接其吉寧灌合二鄉
舊自昭之恭城割而隸灌二鄉旁近恭城之蠻往
往來肆剽劫學宮既居城外蠻來輒恣意踐躪殿
堂焚圮荆榛彌望乃嘉靖二年癸未廣西按察副
使楊君必進行部至灌祇謁先聖周覽慨歎倡議
遷復謀於提學副使李君中且請於巡按監察御
史汪君淵議皆克協爰徵儒士爲校役任其事以

其年十二月十八日肇工廟自大成殿以至東西
兩廡戟門櫺星門學自明倫堂以至左右二齋號
房射圃及儒學門與夫庫庾庖湏百爾咸備明年
四月周令率師生釋奠於廟以竣事告適予得謝
歸教諭黎獻太學生張鑑等詣予請記諾之予聞
淮彞病杞及鄩而魯爲之懼興學崇化其患始息
故其詩曰旣作泮宮淮彞攸服其獻馘獻囚之在
泮且致其懷好育而獻琛於庭詩人頌之吾夫子
取焉今嶺外諸蠻其獐獍狡悍未必過於淮彞而

乃憑恃險阻頻年弗靖擾我疆場戢我黎庶聖天子既先後簡命總理戎務重臣次第草薙而禽獮之今日之歌頌聖明視魯人之於僖公益不啻逕庭矣興學崇化以息邊患今豈異於古哉灌自肇新學宮以後凡學於斯者宜何如其用力耶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以脩其身頌詩讀書求師取友以窮其理二者交盡一出而效用於時俾國家生民有所倚賴潛而未用亦必謹言慎行有所不爲使宗族鄰里稱爲一鄉善士或出或處而皆不失乎道義之正士風由是而盛民俗由是而美不但僅有可觀如在宋時而已司憲三君子所爲惓惓焉求以祗承朝廷興學養賢之意寧外此乎予故丁寧以爲爾灌之士告其相與勉之

灌陽縣修學記

督學

王如辰

灌邑古零陵地灌水出焉自全隸於桂而灌陽人
 士後先頡頏文風之盛殆與中國等矣乃邑邊於
 楚地遠而巖經大鼎革兵馬驛騷以故學校廢弛
 絃歌聲輟

國家定鼎三十餘年雖多士升庸不可指屈而時事
 方艱夫子廟未遑修葺繼以吳逆構變湖南為戰
 場者數年灌邑壤接干戈日尋邑之人士救死弗
 贍奚暇治禮義康熙十八年春

本朝光復諸逆鎮電火飛奔民稍肩息訓導朱雲以
歸正功奉撫檄還原職日擊頽圯日甚身任其事
約諸紳士醵資重修鳩工庀材於康熙十九年三
月二十四日經始越今年八月正殿戟門厥工告
竣兩廡明倫堂相繼修舉完舊益新落成於某年
月日木石之費若干磚甃之費若干合計共若干
金巍然煥然無僿無侈而遣人請記于予余稽夫
灌邑文廟原建於關外之西有明萬曆丁亥始遷
於邑治之東其時規模尚爾淤隘天啓庚申迺爲

之增脩而擴大之規模於焉始備然自庚申至壬
戌歷三年而後工竣迄于今六十有餘年矣苟非
繼起有人則何以光前啓後乎然而建學之意則
不可不舉以告也夫諸生亦知學何爲乎天以陰
陽五行化生萬物人得之而爲健順五常之德無
有異也迨夫習染旣殊風俗遂別至於賞罰刑威
而莫得若其恒性者聖王知其然故設爲庠序學
校以教之由家而國由國而天下使其民無不入
乎其中而受學焉俾其明之於心修之於身行之

於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而推之以達於君臣上下
人民事物之際莫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
而又興其賢能者列于庶位是以當是之時義理
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
人焉迨於後世學校徒存其名師儒置而不講當
誦法聖賢之時卽以爲弋取功名之計况乎咕嗶
八股弁髦倫常忠孝滿紙全無實用功名雖或倖
成事業終於何有道學不明風俗日敝職是故也
今爾諸生於學宮既成之日當以聖賢自期必爲
君子之儒無志小人之事夫風俗與教化移易士
爲四民之首諸生勉乎哉若夫掇巍科登顯要分
內事也亦奚用余之置喙爲

平樂府學記

元常挺

廣右嶺南重鎮繫管十六州平樂古昭州後陞爲
府其地去大府不數舍禮義之習風化所被前代
科目得人甲于諸郡故家餘俗猶有存者府學去
城可二里許居考槃澗之西國初燹于兵火前至
元己卯罷監劉懷遠知州孫武德經營創始歲次
壬午武德之子夢得再知州事力加修理規模益
宏壯然官政有通塞或興或廢其可稱述者蓋無
幾至正二十有三年平章榮祿公總制軍旅開署

省事其明年以昭麗重地控制梧賀選本省理問官拓跋元善構麗監兼義兵萬戶勸農防禦事以鎮撫之君以是年六月蒞事前政多廢弛君乃正身帥下早晚以思寢食弗遑廢號施令與民更始威惠兼施寬猛得宜自麗城達於四境吏民為之改觀朔望視學見其上漏旁穿震風凌雨日益傾圮喟然嘆曰興崇學校守令責也予敢不夙夜祗懼恪勤厥職鼎建祠廟以奉祀事郡博士趙顯祖文學椽尹龍協力贊成之廼考覈學租之沒于某

者得粟一百九十八石某氏儒士之義助者一十錠公與學官各捐已俸共得數千緡選匠具徒購木于昭賀之境至正十二年冬建立大成殿舊殿湫隘不足以奉几筵則擴而充之應門兩廡講堂齋館煥然一新材木之良工匠之巧規矩準繩深廣如法川流山峙前拱後揖聖容穆穆侑坐肅然祭祀以時洋洋如在春夏詩書之教朝夕絃誦之聲使民沐浴于膏澤被服先王之道元善可謂知為政之本矣恭惟我國家列聖相承漸民以仁摩

民以義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太平且百年士大夫以名節相尚變故以來仗節忠義者無慮數千人漢唐有愧焉下至閭閻窮巷匹夫匹婦與折圭僨爵之君子同一貞節不爲利回不爲威屈皎然如日星之光耀國家仁厚之澤於此可見天理之在人心有非強暴所可奪者學校有功於世道豈小補哉昔衛文公當春秋時敷教勸學國以富強爲時賢諸侯漢文翁守蜀罷率民子弟教以經術蜀蒼之盛自文翁始元善監是罷不葺年而政化大

行吏畏其威民懷其德庠序之興明倫育俊化民成俗有古君子風事既落成來謂曰願有以記之吾聞古者大事書之于策小事書之于簡作而不記後嗣何觀建學大事也不可以不書罷監元善先世西夏拓跋氏龍川公姪前世顯官由京秩出監象州再陞省理問官正直廉敏材畧過人當爲時名公卿子春舊居省幕府相知爲甚詳以其言信而有徵謹具其顛末而刻諸石是役也湖廣省宣使權平樂縣令念永府判梁倉赤何功應提控

按牘譚紹祖主簿勾龍綠保監工千戶于德元府
 吏范宗傑直學陳元享知事何計孫皆預有勞焉
 是為記

重脩平樂廳學記

巡撫 麻勒吉

古帝主之平治天下者莫不重學三代以前尚已
 迨於漢唐明帝之環橋聽講太宗之增創學舍炳
 燁史冊洎夫宋明諸詎辟咸詔州縣立學良以學
 校之盛衰關政治之得失學校興則士敦名節尚
 禮讓風俗日進於古學校弛則人不知義寡廉鮮
 恥而風俗日趨於敝粵西僻處天末自秦漢始置
 罷邑迄今學宮子弟與十五國等如蔣少傳敬之
 呂少傳和卿皆以文章科名為時賢相我

朝定鼎聲教益隆多士彙興賢才輩出乃者吳逆變
亂學校廢弛民陷塗炭茲誦無聞今

上十六年軫粵西受害獨深赫然整旅予奉
勅督師十八年冬復膺

特命兼署巡撫廣西都察院事惟時柳州再叛羽檄
交馳且土穢水煩人創吏侵田畝莠而未墾糧稅
紊而不清籌兵足餉所爰究而爰度者殆無暇晷
亦安能投戈而講藝息馬而論道乎越朞年諸政
漸有成緒馬承雲旋亦悔禍來歸大師四路進勦

滇黔民稍奠安十九年春釋奠桂學先師廟予躬
詣瞻拜顧宮庠茂草堂廡不除加以大兵駐臨因
循踐踏羣馬交嘶健兒接踵不禁心怦怦然動負
誓不遑免冠引責曰是予之過也夫是予之過也
夫何以妥先聖之靈而廣教化哉爰檄所屬有司
凡學宮頽敝蕪穢亟為補葺滌除桂林功用告成
平樂隄宇婁君傲舜承予檄亟董治之鳩工庀材
仍其舊址大成有殿楹星有門啓聖有宮明倫有
堂東西兩廡名宦鄉賢無不畢舉仍仍登登噩噩

采采平之文廟煥然改觀資以捐而不費於公力以倩而不病於民經始於某年月日落成于某年月日師生有鼓鐘之慶百姓有闕宮之歌商賈頌於市行旅往來之人嘆息咨嗟咸稱婁祀守爲治之知所先也而祀守請記於予以鐫諸石予嘗督師平江觀其東縈山一帶翠峰朝聳如畫如屏正當聖廟之前且考其舊誌天繪有亭籌邊有樓山川秀異爲嶺表襟喉如胡澹菴鄒志完亦嘗流寓斯土若毛經之剖决周渭之節操代不乏人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既有四書日講之頒又有博學宏辭之舉求士必得軼漢唐宋明諸君而上之將成五登三以躋於古帝王之隆盛而婁君克知所重煥巍其羶之庠序諸生居息其中當必有名世之儒應時而出以副乎山川人文之秀如蔣呂諸公其人者雖然學非直此也將以明道而繼聖也道莫大於五倫五倫莫首於忠孝爾諸生日講明而實踐之達則尊主而庇民爲名公卿賢宰執窮則安貧而守道恂恂粥粥亦不失爲聖人之徒倘徒

事咕嗶以苟功名不能守身而徇世俗則豈惟非
予與婁麗守脩學之意其亦非爾諸生誦法聖賢
之志也已得因所請而并以規之謹記

重修文廟記

明 汪若冰

富川爲古昭麗屬其山川風物枕八桂而袤蒼梧
士生其間恂恂惛惛無一切浮靡之觀迨我皇明
熙洽百年文教醲蔚蒸蒸日上稱盛富庠治舊在西南
郭正德初徙營茲地稱抱形勢一時有司相與宣
力寢廟森嚴足歆士類景仰歲久繕修弗繼薨宇
斯傾庚辰夏隴丞莆陽鄭公以缺署臨部周視學
宮建議修葺未幾以還隴行嶺潮周侯適令予邑
輒舉而新之惟時工浩役繁議費不給復請益當

廣西通志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道又逾年始克鳩工經始于辛巳十一月訖成于
壬午春二月朽堅頽葺湫隘爽塏殿廟門廡煥然
改觀視昔誠倍之矣夫二公一時人望慨然加意
于斯文以故後先相繼不謀而合式成厥功學博
蕭君自柳罷之上林擢掌邑庠教事樂觀成典爰
命庠彥諸君問記于余余不佞乃敢言曰歷萬世
而不毀者吾夫子之宮墻也何修乎修之云者崇
先聖以詔後學意至殷也竊嘗論之國家廣厲學
宮恢弘澤泮爲髦雋瞻依顧責專于職牧者是有

國之尊王公之貴欲進諸生以聖賢之學不能不
假手於人而後濟也若士之脩所學也亦由人乎
哉致知爲入門踐履爲實地廉恥爲防畛經術爲
戶牖仁廣居也禮正位也義大道也其要至簡取
諸已而自足其用至博錯諸用而罔不該三代之
學學此也其士貴貴此也嘗考其人處則闡性命
道德之微言出則建雋偉光明之大業勲成名立
節附焉天下莫能及非誣也彼誠學得其道而用
不窮也古今人豈甚相遠哉顧吾志趣何如學術

何如耳矧茲不作興教育於其間者耶多士際聖道大明之時值文教維新之會有不慷慨奮勵以古人自期待求無愧于聖賢之門者非夫也尚相與關乃門柘乃地植乃防修新乃房牖毋曠爾居毋出爾位毋茅塞爾道俾異日者出爲國家用綱常繫以不墜世道賴以維持樹奇殫赤種種不謬于古人則學術事功其舉之矣卽便避謝聲華其人亦足以淑人而範俗庶聖代興學育材之典少禪萬一哉脫或因循苟簡悖棄師說徒以徼利達則數仞宮墻自若也殆顧孫氏所謂焉能爲有無者與意有司不負士上負有司也無乃非諸賢自待意乎無乃非賢侯致望意乎若冰無似因紀學績而輒舉所愧以告人尤冀與同志君子共勗之也願幸毋忽候諱雋斐號完初潮陽世家學博諱伯鯤號仁山義寧世家若縣尉陳君茂萱吏目王君言則董役甚勤而其功尤著宜書之云

重修荔浦縣學記

元 石天岳

桂林之南五百里有邑曰荔浦僻處萬山中草木叢茂居民鮮少至正己丑冬予捧檄來佐是邑到任三日謁夫子廟視其殿宇則荆棘蔽塞風雨震顛獸蹄鳥跡縱橫門廡詢之父老則曰是邑連接溪峒猺獠之處比年以來出沒剽掠殆無寧日兵旅數起饑饉荐臻民多巢居巖穴累石結寨以安生學校荒蕪職此之由予聞之心怖神悸不遑寧處卽圖興脩然視其民瘡痍者未蘇徙移者未還

如是而役民亦聖人所不與也遂捐廩粟姑畧補
葺率諸生徒以與講肄數月而衣冠文物濟濟可
觀越明年庚寅寇盜消息四境無虞士之遊宮墻
者頗有中土風予思夫子爲萬世之師學校爲育
才之地作新之役曷可少緩乃召諸生而諭之曰
夫禮飲食必祭者所以祭夫先代始爲飲食之人
蓋以吾之所以得此者皆斯人之力示不忘本也
吾夫子之道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萬世開
太平今天下之人君君而臣臣父父而子子得遂

其生得全其性不致淪于禽獸之域者皆吾夫子
之所以教也然一飲食尤知報本而聖人之教乃
忘其所自惑之甚也我聖朝以禮樂治天下以忠
信厚風俗列聖相承法度明著而於聖人祀典尤
拳拳焉今聖天子在上文命誕敷聲教遠被邊陲
寧謐海宇清泰報本崇化厥維其時茲以夫子之
廟改而新之與諸生優游仁義之府詎不美歟衆
悉欣然願聽規畫于是教諭劉復考其歲賦究其
侵欺凡豪民之耕占影蔽者悉明界畔以復之頑

佃之積累負逋者嚴加約束以徵之由是而廩有
餘蓄歲計常用足以經營乃掄才鳩工相其便宜
度其高下汙者除之卑者崇之方欲擇吏之能且
賢者以掌其事而難其人縣之所隸南源寨巡檢
董震乃儒家子遂委敦匠而能竭誠殫慮克盡其
勞幕賓秦仕奇相與立規矩計程度以成其事訓
導龍朝弼課講之暇協力董役未數月而殿宇門
廡穹然赫奕可謂輪奐美而成功速矣工始于至
正十年冬殿成于十一年之春遂次第書之以志
其事非敢以矜能而耀美也

永安州修學記

督學 王如辰

余嘗披覽輿圖歷考前誌永之爲州居溪谷之中
 界溥梧之壤昔韓襄毅公平藤峽每於此經營蓋
 以其地既遠教化鮮及五屯修蒞之間獍狼錯處
 地方小有烽警則往往煽之爲亂如明季土鎮竊
 踞永蓋後服卽邇者吳逆構變此州之揭竿者尤
 多武競方熾文教未敷學宮頽敝良非一日茲幸
 本朝光復州守丁君亮工奉檄刺斯土覩宮庠鞠草
 懼儒效濶踈與其州學博人士勉力倡捐修廢舉

廣西通志 卷三十六
墜木主之遺失者亟爲設立明倫堂之久北者更
爲創建正殿兩廡巍然煥然適署撫憲麻公有肅
清文廟之行而永安之學早已報竣於是朔望之
期招集闔州紳士鄉老人民取憲頒鄉約全書

上諭十六條講解其處環橋門而聽者蓋數千人余
較士平樂而州守遣人丐記于予余思夫興學育
才督學事也敢謝不敏爰作記以告其州人士曰
惟天生民若有恒性十室之邑忠信豈無棄而不
教則鄒魯之民間有疇行勤而教之則吳越之俗

實多俊民蓋君臣父子之倫疇忍自外惟是教化
不先容或鋌而走險今爾州守重新聖廟脩復明
倫堂朔望講約所以奉行常事者至矣爾諸子弟
當知所以自勵讀聖賢之書必身聖賢之行毛經
周禮豈異罷人學術既端風俗自上興賢舉能國
有令典余雖未能躬歷其地見其輪焉奐焉者幾
何楹藏焉修焉者幾何士而喜其州之知有學也
故稽其往事勗以今修而弁以爲學之大意告之
云

重建梧州府學碑

明丘濬

梧隄界兩廣間實惟嶺南要地皇上以邊徼之弗靖命御馬監太監陳公都察院右都御史韓公平江伯陳公昇以節鉞專征之柄以總鎮兩廣地未幾前總兵江公以召去而平江伯陳公實來繼之武功告成邊鄙肅清于時韓公實任總督之寄諭於衆曰武功雖可以遏亂畧然非聖人之所尚也所以柔人心而銷融其強梗之氣莫若修文教修文教莫若興學校總鎮太監陳公聞而是之爰主

其議而前後兩總戎公皆議允合一時兩廣藩臬諸公以事在梧者咸與焉於是庀材鳩工大肆興作拓其基而大之撤其舊而新之材足而良工能以勸都憲視事之暇躬爲督視衆心齊同畢力殫藝曾未踰時而規制咸備中爲禮殿翼以兩廡繚以周垣廣庭重門一一如制罷學峙其左邑學峙其右講誦之堂齋祭之室會集休宿之所以至庖湍庑廡凡學所當有者而皆備焉閎麗靜深爲兩粵學校之冠議者謂非特嶺以南所未有雖中州

亦不多見也父老相與議於鄉曰嚮也室家之不保何有學校士民相與議於塗曰嚮也奔走之不懈何有誦讀呻吟之聲化爲絃歌棘荆之所變爲俎豆伊誰之功歟是不可不知所自於是廣西按察司副使范君布政司叅議黃君因衆心之所願欲者求予文以紀其實將刻諸石以垂永久竊惟有虞舞干羽而有苗格魯僖作泮宮而淮南服孔子亦云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則用文德以服遠其來尚矣雖然文德之敷必在徂征之後蓋

廣西通志 卷之三十一
先有以析其氣而後有以服其心苟非大禹先有
徂征之師則兩階之間七旬之舞豈能裕有苗於
萬里之遠哉是故文德武功必相爲用又必有定
所有常時而後可行之久遠焉學校者文德之所
從出也於此明倫於此議道於此同風俗於此造
人材出征於此受成振旅於此獻馘鄉則於此飲
酒射則於此比耦歲時率民讀法之類咸於此焉
行之開人心忠孝之天立國家紀綱之地扶世教
於不墜廣材用於無窮此先王立教之大端也若

夫作士氣於委靡之餘折奸謀於萌芽之始歛強
悍之氣以囿之道義之區斯又其微意所在焉公
建學立廟之意其有見於斯乎予既序其實又竊
魯人作詩誦泮水之義繫之以詩俾邦人士頌公
之盛德永永不忘也詩曰桓桓學宮於江之泮禮
殿中峙翼以周廡左祀右邑兩庠夾輔經閣莪莪
圖書之府講堂渠渠論道之所棲士有廬養賢有
庾有庖有滂有庭有戶凡制所有莫不具舉室千
斯楹墉百其堵式完以整鱗鱗雅雅如砥之平如

廣西通志 卷之三十六
三
暈之翥如日星之麗如枝幹之附像設惟肖器用
不窳有事上丁下丁降俯於論鼓鐘於舞干羽薦
牲有碑薦體有俎駿奔在列心虔貌倭有翼其趨
千百其侶閭閻秩秩筐筥斯鼓準員以規則方以
矩容貌倍倍衣裳楚楚言笑詔詔和樂灼灼匪道
弗譚匪善弗取百粵之墟千祀之下士風民俗變
而中土如古鄒魯如漢潁汝揆厥所由夫豈無故
曰安陽公今之申甫柔不爾茹剛不爾吐爾饑而
寒我翼以哺爾克而頑我礎以斧不飾而文不威

而武新宮告成四方來覩父詔其子孫承其祖相
話以言銘鏤肺腑曰今學宮昔爲草蕪倏焉而成
莫非神助匪惟學宮我室我處我田我耕我子我
乳今我所有莫非公與公不自有歸之當宁予因
民心代天作語述此銘詩以詔中古

重脩梧州府學碑

明 李東陽

廣西梧州府附郭曰蒼梧縣舊各有學在東南門外學各有廟中限山川壇成化初右都御史韓公雍開置帥闡特新學制徙壇他所并廟爲一次府縣二學左右附之規度甚偉而未甚備且門地卑湫爲兩寮所困諸公繼帥屢欲脩之未暇也比左都御史鄧公總督于茲謂總鎮王公總兵毛公曰學校風化之原也不可以武事廢不可以遺服忽盍相與圖之皆曰如議乃簡於輿屬命知府張吉

同知謝湖凡諸執事以其意示之皆曰如今於是
鳩工度地會其材物卜日興事輦土爲堤周百二
十步高六尺廣三倍之又鑿石以甃其外又建石
爲橋星門三造甍爲垣爲丈百堂有分齋殿有龔
廡祭有庖庫君有房室其故皆因而新之廟樂始
於韓公祭器始於元教授吳熙脩於前知府陳棫
歲久皆敝於是延師募工補葺肄習舉無遺缺而
學之事始備經始於弘治之丁巳十月至戊午五
月而成就授鍾琪華具書請紀成績以示來世予

惟古者文武一道然禹定綏服則分文教武衛而
爲之制蓋所謂綏服者文以治內武以治外雖其
勢不可偏廢而輕重之叙有不容紊者周以六師
統於司馬而受成獻馘皆於學行之則文之該乎
武可見爲政者亦宜知所重矣今之司民社者逞
逞以期會簿書爲急置教化於不足爲其或有疆
場之事斥候之警震撼衝擊應接之不暇則其治
內非但不容於不畧蓋必有廢而不舉者矣梧爲
麗當二廣之衝管陣所集戎馬所聚宜無急乎鉛

繫卷冊之間然惟惺之籌兵食之計以至於望助保障之心親上死長之節凡所謂武冑之英士著之舊者皆其所有事也况其大者或與於科目之選出而爲臺諫侍從公卿輔相之臣所以輔德宣力參天地贊化育者由此焉出然則其學校之方懲勸之法振起磨勵之風不於此始亦奚以施哉夫秉彜之性人人所同初不以遠邇疏戚而間惟狃於氣習然後失之學之制所以明道善俗風化天下於皇極之歸義蓋如此或者蔑視其地鄙彞其人不屑乎所謂教而姑諉曰緩文而急武詳外而畧內則斯土之不歸於極不用於世也亦豈特爲士者之責哉鄧公名廷璜岳之巴陵人起名進士稱賢守令明達政體以興學作人爲已任折衝禦侮之畧於此蓋有餘力焉固其爲士者之幸而亦斯地之遭逢也嗣是以後安知嶺海之徼無勃然而興以副公之意者哉願爲師弟子者共勉之始記其歲月于碑張謝皆進士有善政予聞之鄧公云

梧州府學記

陳獻章

百粵之區幾千里東望五羊西通八桂蒼梧介其
間皆古之名薨也成化改元都御史韓公始於梧
州開設督府病夫學宮之不稱亟選地於州城之
南一里許遷焉弘治丁巳秋鄧公來總督兩廣軍
務謂不可以軍旅之事先俎豆於是因前人之舊
規而益修之凡韓公所欲爲而未暇及者至是大
備蓋昔之薄者厚之卑者起之表柱石以壯闕門
榜化龍而儕起鳳神厨神庫交映乎前禮堂膳堂

并立于後齋舍廊廡登降階級莫不煥然一新盛
矣哉夫人之去聖人也遠矣其可望以至聖人者
亦在乎修之而已苟能修之無有不至修之云者
治而去之之謂去其不如聖人者求其如聖人者
日日修之修之於身修之於國家修之於天下不
可一日而不修焉者也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
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彼學政之不修師道之
難立後生無所興起無以成造_就方然則風俗何
由而正賢才何由而得耶因時而立教卽物以顯

義意者督府所望於蒼梧之士寧不在於斯乎嗟
夫有開厥先有成厥後喜二美之駢臻超八荒而
獨立然後見夫子之門廓然洞開可望而不可即
况於廣大尊嚴端凝洒落默契乎人心正大之所
存與山嶽而並峙顯著乎烟霞歲月之所積與大
化而同流不可動搖不可束縛也哉此則督府所
望於蒼梧之士者也州別駕謝君承督府命董茲
役至是訖工復以教授鍾君偕生員陶荆民來徵
記章於督府舊也義不可辭故書

重脩梧州府儒學記

督學 王如辰

嘗稽圖經梧襟三江連五嶺爲百粵總滙舟車之
聚貨物克積異時聲教文物之盛殆與中國等然
地界兩粵明開督府以總制之自是用兵遂爲必
爭之地廼者孫延齡之叛兩圖梧州十六年欣逢
光復吳世宗復圖之故其民膏鋒鏑困轉輸兵燹
頻仍昔時積貨之區盡爲瓦礫之地而况夫子廟
在東南門外一望荒涼鞠爲茂草謁朔望祠春秋
有司皆瞻拜荆棘中盖有年矣十九年秋予膺

簡命督學粵西始至即檄各屬有司脩葺破者補廢者建梧郡守藺君佳蔭首以興復爲已任鳩工庀材親董理之自正殿櫺星門明倫堂啓聖宮兩廡鄉賢名宦祠敬一亭罔不輪焉奐焉翬飛鳥革而又繚以垣墻塗以丹雘蓋比往日盛時之學宮尤改觀矣復得進士黃裳吉爲教授欣然捐資其勸厥事召弟子員講習其中師師濟濟彬彬然可謂盛矣二十一年補行辛酉鄉試梧郡得雋者五人僉謂非藺守脩學之功不及此予歲試校士抵梧

循故事釋奠於先師諸生環集橋門丐予言記之予按梧學自宋元祐元至正間廢爲遷改明成化中都御史韓雍始建於斯面大江枕雲嶺浮山一砥萬壑皆宗苟際昇平無事郡有司不專急簿書而以教化爲務俾多士裁焉脩焉息焉游焉講明聖賢之學措身仁義之途出可以致君澤民處亦可以淑身善俗如長孫氏用經學顯於漢清惠公以亮節聞於明他如士彥威之保障吳廷弼之友恭皆梧產也若夫科第之盛代有其人亦不獨五

子之得雋而已今

天子仁聖往年有四書日講之頒近又有博學宏辭之選留心文治崇禮樂以靖干戈爾梧當永享承平之福諸生苟念郡守脩學之勤而盡心於為己之學勉為君子儒毋近小人事將必有顯大名傳當世如長孫清惠其人者豈但區區科第而已哉諸生成唯唯學博黃子遂以其言鐫石而為記

建尊經閣碑

明都御史 毛伯温

聖賢之心學傳於六籍故盛世育材以學官取士以經術我祖宗右儒飭治養士之制鑒漢唐之疏兼殷周之善故選則專科習則專經治效之收寢通遠古夫郡守稽六課之教於諸令矣復設郡庠者亦所以廣賢途而責成專也梧之學自宋元祐建炎移遷靡定類非形勝紹興間刺史任詔以老氏廢宮改建焉國朝置梧州府學蒼梧縣學于東南門外學各有廟中限山川壇而學峙其左右成

化初都御史韓公雍撤而新之徙壇他所中建文廟翼以二庠于茲七十餘祀築者圮支者撓然初未有閣也兵部右侍郎蕪都御史蔡公蒞學之暇周視三嘆與總兵安遠侯柳公珣謀曰興師受成振旅獻馘皆虔於學顧若此又安展禮而示武哉進朱守鴻漸曰今聖天子紹道學之正統敬一有箴播諸黌宇非藏以傑閣與五經並尊誠缺典也乃檄朱守擇屬董工掄材傭力費弗出民民弗知役乃度廟後之地剪棘實坎豐址堅甃中建尊經

閣左右各創講堂以業兩庠諸生閣崇若干尺講堂各崇廣若干尺殿堂門廡饌舍宿齋規制闢煥庖庖周垣靡不斬斬公又曰士固可以居業而達才之効或悠悠也乃復敦聘專經名家之士勸翼師訓政暇則視課之詰疑啓秘授說弗倦環橋之衆率多竦悟嘉靖庚子予偕公奉命平安南之僭制開闢于梧蓋嘗觀公之文而知其武觀守之教而知其政觀士之讓而知其習於平地無遠邇聖教王澤漸被則化肆今南粵之才與吳閩關洛齊

美並盛矧蒼梧又其上隄也哉夫明經所以自信
講論所以自修匪干於時而世莫我違者此良士
也良士之功無倍其師說不敢非先王之道而已
矣是故士之所以優游於學者有所務而無所勞
上之所以責備夫士亦非有所甚難者也公名經
閩產也振隊儒林揚幟文苑更踐齊魯絃誦競勸
乃今綏柔蠻方文蔚武戢士志賴以弗奪蓋以剛
大之氣醇明之資淵博之才得之於學也純故其
垂範也遠朱守與詞直道愷第作人表式儼然諸
生相觀以明倫群居以工藝公之顯設守之身度
有餘師矣予嘗記公平峽之烈茲復著其崇文之
典夫學有體用政有張弛道有文武所謂挾脩志
而期景業者非文以附衆武以威遠無足觀矣諸
士庶幾卒業於道哉推官唐世橋與贊規畫教授
李仁教諭林迥霄訓導劉鐸戴恩咸有樂成之蹟
得附於石

懷集縣學記

提學僉事彭甫

國家混一區宇首自國都至於郡邑皆命立學宮以崇祀先師孔子拔民間之俊秀者養于其中設師儒以教之是卽唐虞三代興賢育材之遺意也至於經畫綜理以修舉其廢墜則有司者之職而師弟子不得任其責焉是故人才之盛衰係於學校之興替而學校之興替則又係於有司之賢否朝廷責成有司之意其重矣乎懷集舊嘗有學然而草創之餘規模未備加之歲月侵尋完者不能

無圮亦勢之使然也大尹區昌氏來治茲邑惜其圮陋遂慨然以興作爲已任營繕之功視其緩急而次第爲之教諭之公所先壞故其治之最先次及於明倫之堂去其故且圮者而更新之牆垣完固可備風雨又其次及於櫺星門振其傾頽而飾以丹朱覆瓦噐於其端若夫大成之殿則因其舊而闢爲三間間各廣一丈有奇棟宇簷阿鳥革翬飛門牆丹堊煥然星爛蓋昔無而今有也又以聖賢遺像歲久剝落乃埏塿如其初而粧綵色潤視

初殆有過之學宮之前舊有路甚狹且卑稍雨則游漫不可行至是乃填起三尺而甃之以石行者稱便最後乃營訓導之公廨凡三間生徒肄業之所十間自弘治甲寅秋七月興作至己未八月凡六閱歲工乃竣夫懷爲梧州下邑僻在東南按部之所罕及彼爲自安計者視學校亦可少緩尹乃不待督責而能加之意焉其亦知所重矣况歷歲旣久章程繁浩公私之間不見煩擾則尹之所以處之者固有道矣自是厥後懷之人覩門殿之崇

昂爰興崇儒重道之心拜像位之儼雅爰起高山
仰止之念棲身有所而爲師者益勤於教明倫有
所肄業有所而爲子弟者益勤於學異日人才之
出惡知其不至於拔茅連茹甲於他邑而爲廣右
之光者乎其有功於風教蓋亦多矣予督學廣右
惓惓於興復固非一日而未有能悉吾志者出按
于梧而教諭李瀚訓導李琛出尹之修學始末甚
備請爲記予嘉其志遂記其事俾之鐫諸石以
垂不朽尹度之爲德人也繇鄉貢進士年少有志
操時輔尹者典史李憲也

懷集縣學記

戶部主事張詡

懷集縣廟學既葺新邑令區君走使幣出縣博李公瀚手狀白予請記按狀懷集古屬南海郡元屬賀州今隸蒼梧號爲富庶獨廟學在縣治東壞于歲久至輯茅編竹以障風雨爲弗稍先是長民者才困於薄書識短於教化視此端本澄源之地漫不能少加之意爲可慨嘆自我區侯來令茲邑旣視篆之三日謁廟徘徊顧瞻仰首太息固勵然以爲已任矣未幾政令大行上下敬服爲諸邑令首

稱乃肆力於廟學甲寅秋七月公廡成乙卯秋七月明倫堂成丙辰秋七月櫺星門成戊午春正月大成殿成于是乎廟貌之煒煌學制之整備聖賢像位之嚴飾俾夫往來部使者與凡士庶得以具瞻而起敬爲師弟子得以冠裳從容罄折談道於廣廈細氈之上非吾侯之才之識卓有以出於尋常其克建此偉功哉固宜穹碑大刻以昭示將來而文字之托敢以累執事予閱狀旣嘆曰嗟夫學所以求造乎聖域也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

辨篤行者皆所以爲學也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則聖域也然自夔楹之後承其正緒僅僅孟氏一人而已孟氏之後寥寥數千載僅僅周程朱張三四人而已然去聖人已爲有間此固元氣之難會而亦豈非講學不究之罪乎况奪之以詞章記誦功利之紛紛乎人性本天道學得其門無遠弗至我欲仁斯仁至者吾敢薄望吾人哉所願爲師者知所以教爲子弟者知所以學而首風化者又知所以躬行以表率之吾見懷集其鄒魯乎奚

廣西通志 卷之二十一
富庶之足云重區君之舉輒敢論其大者

重脩容縣學記

督學鍾繼英

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是故賢士之關自古重之不可尚已我國家創設太學於兩京天下郡縣莫不各有學校化行俗美賢才代興斌斌乎與唐虞周室比隆一何盛歟今上御極之五年繼英奉璽書督視粵西學校越三月行部至蒼梧遡藤州而上從陸而抵容邑先試之一日祇謁先師廟已而登明倫堂陟降周覽見其棟宇欹傾墻垣頽塌如噐用如經籍亦且弛然不飭余低回而不能去因顧

教諭張君邦燮曰爲政以人才爲先學校者人才從出之地今廢墜若此士何以觀相與咨嗟久之乃當其時蓋未有肩其任者比及期清流伍君可受來宰茲邑下車未幾毅然以興作爲己責於是鳩工聚材程物頒度首監櫺星門次甃泮池甬路墻垣咸易以磚又建啓聖祠及號舍諸宇庖有所漏有次壞者葺之缺者增之聖殿門廡各額扁其上蓋煥然新矣廟左故有唐時元次山公經畧臺年久圯廢堪輿家言頗不利仕進遂勸募邑民捐

復層樓於舊址屹然藉爲左翼他如經書性鑑百家子史諸書昔所未備者則廣布而樹置之以預學者觀考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者類非俗吏之所能也俗吏之所務在于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今伍君初政其規模弘遠如此其知大體哉昔魯僖公脩泮宮春秋不書說者謂常事爾容學肇制於唐貞觀元年距今蓋千百餘歲矣重建於洪武二年其在景泰成化間嘗一再脩之顧其制度程章未有若此之完且美也矧由經始迄

落成工不擾民貲不費帑又皆時事之可書者凡爾諸生自今而始遊息於斯肄業於斯務升其堂而入其室相與求造于聖賢之域則庶幾哉有光於是舉而不負朝家教學意也奚論博一第爲榮耀哉張君邦燮等來請余文遂述顛末俾歸而刻諸石

重修岑溪縣學記

督學 周孟中

岑溪縣在萬山中往年草寇竊發其儒學遭焚蕩無復存者邇來知縣勞雍始作夫子廟未完去教諭蔣聰朱文通以告予忝督學心甚病之嘗請于前都御史秦公得白金二百兩割其四分之三以修陸川儒學其一尚存復請於今都御史吳興閔公以昇岑溪遂命同知李智總其事典史張俊程其役材取于山皆鐵力木磚瓦出于陶力役出於民工價出於官自明倫兩廡兩齋以及戟門櫺星

門次第鼎建煥然維新其稍有欠缺者復命典史
鄭彬完美之深山窮谷徭獯聞者莫不奔走來觀
嘖嘖嘆曰不意復見學校之盛以至於斯教官請
曰學不可無記以垂久遠余惟魯侯修泮宮詩人
歌之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又曰翩彼飛鴉集於
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憬彼淮彝來獻其琛夫
莫難懷者遠人魯侯修泮宮非多士克廣德心以
爲之倡曷由是近而遠自易而難以至於禽獸格
遠人服耶然則諸生可不思所以如魯士乎哉嗚
呼魯士豈有異於人者特以周之作士一曰六德
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
藝禮樂射術書數而已魯士執此三物以廣德心
此其所以異於人也諸生尚取以爲法則德日克
矣深山窮谷梗化之徒將不憬然覺悟如淮彝者
耶諸生勉之哉

重脩岑溪縣學記

康熙八年知縣

劉昌言

岑溪僻處天末間於萬山重疊之側學宮子弟與十五國等聲教之訖稱最盛已歲丁未昌言承乏茲土視事之先一日謁見于先師頤瞻禮殿心忤忤動曰是非所以妥先師而廣教化之意也先時此邑無政又頻遭兵燹土穢水煩人劓吏侵田畝莠而未墾糧稅紊而不清催科之法未善剔弊之道無聞所可爰寤爰度者不可枚舉閱期年政有緒矣民用和洽爰告鄉達迄諸生毅然新之既鳩

既得其工不擾其材貞以良禮行用幣妥于先師罔或不虔聖靈洋洋如臨如式于是縉紳先生學中子弟儼然進曰侯之大有造于學侯之大有造于我岑邑也我岑邑世世以之不可以無記予惟古人有事于學校者衆矣事成則以詒于大賢君子得其一言以傳信于將來而粵在天末欲開闢數千里乞言于當代大賢君子事誠不易如曰白志又近于喜事好名者之所爲不可以示後世有勞勩於茲後者又不可以不書無已則志厥始末以俟他日考信者可乎謹按志岑之學朔于唐武德中歷宋元明數易其處其舊址在治東繼而遷于迤北又遷于外城復自外而徙內城復其舊址則在萬曆之季年最後于城中故今學崇飾脩于前制而不改其舊曰是便于朝朔望祀春秋也而或有按形家言謂合於相替之宜者前令詹侯爲之今茲成之其將有大成名顯當世者乎余聞而疑之夫

國家所以設立學校之意何也三代盛時自天子至

於庶人皆有學自羈州成童至於白首黃馘未嘗遠于學其所以如此者何也凡以講明先王之道以爲國家他日之用也是故其所專志者孔孟曾思之書所早服者修齊治平之具而博通而嫻習者絃歌南雅方名書數之文章學成而賓于王上之可以尊主庇民爲名公卿賢宰執次亦恂恂粥粥不失爲聖人之徒士所知止此已矣而以爲有速化之術求助于考卜之事茲君子所不道也且諸生亦知古今運會升降污隆之故耶昔也文學

盛于鄒魯今也文學盛于吳越當春秋時吳越在荒遠不與會盟之列而今也敦詩說禮家戶可封視鄒魯無間然豈非地以人重耶西粵之在前代亡異于吳越之視鄒魯自近以來名公鉅卿間世挺生他不具論即如蔣少傅敬之呂少傅和卿皆以文章科名爲時賢相乃前代所未有此誠頡頏吳越鄒魯之先見者也進而上之則有三試魁天下如馮叅政其人者亦粵產也以彼其人豈有他巧亦惟學夫孔孟曾思之書而得乎尊主庇民之

道故一出而爲世之所賴諸生無務以名相高而求之不可知之數也惟盡心於聖人之道以不愧爲聖人之徒意必有蔣呂其人者出焉以應

國家之運岑邑雖小將爲今之鄒魯吳越獨區區科第之蟬聯已哉茲余所以崇飭學校以風厲岑邑之意也多士勉乎哉茲後也經始于巳酉之冬落成于庚戌之秋余捐俸倡率維時董其事胡力殫心不避勞瘁者孝廉李茂之力居多其左右贊襄者則有前上林令嚴李奇明經高熊徵至於岑之諸生皆鼓舞趨事功用遒成法得並書云

重修鬱林州學記

明督學 彭甫

弘治己未冬十有一月甲子予適試士鬱林越三日丙寅詣學宮釋菜于先師孔子禮畢登殿環視出至明倫堂中坐揖諸官屬生徒以次立于左右鳴鼓講書辯問已且起知州事李永珍進曰殿堂告成請紀歲月按志鬱林秦桂林郡地漢置鬱林郡隋改鬱州唐乾封初改爲鬱林州學在州治西南鼎建于正統之間閱年六十有奇中間脩治類非一人或易其一楹一椽或更其一梁一拱或脩

繕其墻垣或重置其甍甍至是而頽敝甚矣李始至睹而嘆曰殿猶可修之而已堂則不可支持必重作乃可圖永久否則隨舉隨敝用力多而成功少其爲計之得失吾未知其何如也况舊址甚湫且隘傍有地荒蕪是不可以增其高拓而廣哉僉曰誠如守言于時亟欲事事而高州與鬱接壤時方不靖重兵削亂率屯聚于鬱輸餉之民日不暇給尚奚暇于他哉閱歲兵解民心甫寧又再期歲稔民思教化守廼籲民以農隙之時取材于山冶

瓦于陶用工於民力之餘以脩治其百務凡既脩矣乃以大成之殿用力宜先遂仍其舊而重加修葺圮者完故者新廢替而弗舉者悉從而脩聖賢遺像於是乎尊且嚴焉至於明倫之堂則悉毀而更爲之高其舊址廣其餘地左右比舊各深丈許規模宏壯軒昂爽塏誠可以降師儒而教育諸生雖久且不磨焉夫古者建學以明人倫人倫明小民親其應如形聲影響舍是而治則末矣其不淪胥以至於亂亡者幾希故凡有天下者皆以爲首

務而本朝猶加意焉偏州下邑皆命立學校之官必擇其人付之有司以修舉其廢替而又尊勅憲臣一人以督察之三載考績視學校之舉替爲殿最其厚人倫敦風化之意何如耶守能仰副朝廷崇儒重道之意而汲汲興作不敢少後其賢於人又何如耶昔文翁化蜀至今令名洋溢光昭史冊守蜀人也得於文翁之化實多將移其化蜀者化爵又惡知百世之下爵之念守不如蜀之念文耶歟之脩以是歲夏四月工成堂則始事于秋八月卒于冬十有二月時相與協謀而董治章程者同知郭政也

蔚林州學新建泮池碑記

蘇濬

余視事蔚林會三陞晏然野無聚慝士不揚旌獲
與諸掌故楊推六籍考渠同異余園視類宮若啓
聖若鄉賢名宦祠類者及者半堂以後低灌沮洳
方塘可二畝許櫺星門以外延袤不數尺且泮池
闕焉余嘆曰古稱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說者
謂雍水環如璧類宮半之夫類宮之重與辟雍等
詩人風咏猶有存焉當魯僖時觀兵淮南既歿
乃弓既束乃矢宜不遑肅給然且不訖於威而競

兢於文學故其詩曰思樂泮水言采其芹魯侯及
止言觀其旂至其文教所漸匪怒而威不揚而革
故其詩曰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
音彼其色笑愈於戎車孔淑捷于桴鼓視鎬京辟
雍之咏並矢聲歌何其烈哉方今文教聿新旁皇幸
邊徼上之薪標芄芄而興下之鸞聲噦噦而和余
惟是偕一二友邦冢君左申右晝以風哲人用媚
於天子而廟制之弗稍若嚮風者何因檄州從事
令頽者葺之庠者培之前斥地規爲泮池西北之
泉入于泮復東南折而會諸壑工未半碁而告成
事矣余再入薊林周環視顧翼翼然雍雍然因群
諸掌故詠川上一章歌鳶飛魚躍數闕人人咸得
意去因紀其始末而系之以詞是役也鄉縉紳陶
公魯相地爲多士先以庠後隙地易之而文學劉
君廷翰李君于奎于璧各捐地誼不取償尤爲可
書云銘曰鬱鬱者林翩翩者音紛錯落兮球琳孰
注之澤孰探之策以莫不格彼汙者如翼翼與與
君子所居采彼蒹藻酌彼行潦昭哉是保

重修比流縣學記

明督學 周孟中

比流縣儒學先後遷者數矣按志學唐貞觀三年
肇建于登龍橋西宋大德二年遷於寶圭驛東延
祐四年遷於寶圭驛西附縣治國朝因之天順間
燬于兵成化七年遷于縣治之東北歲久污壞且
地勢逼隘弗稱育材衆議亟欲遷改會知縣事羅
嵩至因衆之欲圖所以遷者相地得城東一里所
卽寶圭驛西舊縣基相傳有識云金在後水在前
學橋連出狀元識雖未足信要亦善地也都御史

閔公遷之羅令亦捐俸爲倡禮勸鄉宦耆彥各助
工費置籍稽其出入無少滲漏任官督役而令紀
綱弘治五年臘月朔日興工次年正月二十二日
首建講堂文廟次東西齋兩廡以及戟門大約爲
屋三十餘間櫺星門三座俱用石以圖久遠聖賢
肖像師生庖廩與夫鍾鼓器用靡不煥然一新落
成之日謁廟瞻拜升堂講誦邑人父兄嘖嘖稱嘆
作興者之有道然則爲諸生者可不知所自勵耶
勵之當何如亦曰居敬以持己窮理以修身本之
四書以求其端參之群經以會其全博之于史以
盡其變入則孝親出則忠君時平則建功立業時
危則伏節仗義隨其所遭求無媿而已諸生知此
而勉焉斯上不負聖天子養育之恩下不負都臺
作興之意若屑屑以地勢之美惡爲辭而不反求
其本則亦末矣非予所以命于諸生也是爲記

重脩興業儒學記 明督學僉事 李義壯

嘉靖十八年己亥春三月初吉興州重脩儒學成
越八日丙子余行縣至焉環視宮牆數仞煥如也
先是建於洪武脩於成化再脩於弘治嗣後無聞
焉崑山方尹詔至政行教興慨然以興復爲己任
撫按善其意而從之廼於十七年秋九月甲寅以
表中正以域內外以均損益以程土物以具畚鍤
以稱工能然後而門而路而堂室而號舍而庖湔
而簠簋豆登之屬罔不具舉興州人士益知有學

矣余釋奠之明日方尹率博士暨諸生進曰先生斯學之宗盟願有明訓以迪多士余曰聖人之學非余所知嘗聞子貢譬之宮墻矣爾諸生其尚歸而求諸學乎由而路其思所以致義乎入而門其思所以致禮乎升而堂其思所以致大乎入而室其思所以致精乎卽而號舍而庖溷其思所以致安乎執而簠簋豆登之屬其思所以致用乎故曰君子學以致其道夫道猶路然人病不知求耳然求之自八門始故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

美百官之富入其門矣而升堂而入室而安宅則資之深矣由是舉而措諸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此學所由大成也諸生曰非曰能之竊願學焉請有所益也曰夫難明而易晦之謂道難存而易忘之謂心難得而易失之謂時難脩而易廢之諸學爾諸生之於學有能一日一至乎有能一月一至乎有能終食不違乎有能三月不違乎慎斯術也以往其幾矣故曰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方尹聞之

蹴然而起負牆而立曰詔也而今後得聞爲學之道請鐫之石期與多士奉以周旋

潯州府遷建文廟學記

明錢溥

嘗讀詩至大雅江漢之篇知召穆公平淮南歸覲天子而乃言矢其文德洽此四國不以武功忘文教也又讀魯頌泮水之篇知僖公修泮宮以復教化而乃言淮彞攸服在泮獻馘獻功者有文事必有武備也三代文武之道所以交修並舉而人材以盛治功以成非若後世舉一而廢百者比我朝列聖相承交重文武之道凡府州縣及軍衛皆設學以育俊秀習射以修武備故百有餘年間人材

出爲世用者多文武兼資隆國勢而服海宇求振
斯道于上亦惟待其人而後興焉潯有儒學本宋
州學元爲路學洪武初改升府學在砮城小南門
外恒病斷藤峽寇爲害正統間守土者徙入城西
隅南向成化丙戌秋峽寇竊入燬及學舍而殿廡
僅存然歲久亂餘圖是役者殆難其人總督兼巡
撫都御史姑蘇韓公雍特舉武林孫侯暉由博白
縣令來守是邦侯方崇武靖寇賑卹饑殍招撫流
亡不暇而未暇斯舉旣而韓公與鎮守太監陳公

宣總兵平江伯陳公銳請建總府于梧州控禦兩
廣命叅將夏公鑑憲副范公鏞分鎮是邦寇患稍
戢民漸休復侯乃嘆曰古者軍旅之中不忘俎豆
况學校教化之本而不加之意乎於是率諸生父
老周覽其羶山川盤鬱風氣攸聚惟東爲最盍順
其勢而向之何如衆曰諾乃掄材庀工俟農隙而
興役拓其舊址復其所侵地首建大成殿明倫堂
兩廡戟門東西齋櫺星學門以次而立復肖聖像
規模宏偉煥然一新使諸士子瞻仰知歸游歌得

所自嶺以南蓋罕儷也非待其人而後興乎夫古昔帝王之御天下身君師之位民自融于禮樂法度之中無有自外其化者周之衰治教衰微孔子出而任道德之宗師上知立教于既庶既富之後民知死信於去兵去食之餘宅天中而立人極亘萬古而莫易矧潯嘗瘡痍甫定民心皇皇侯首舉學校使之尊君親長之道効死而弗去又何教化不興人材不成寇不畏威遠遁乎此魯僖公所以見頌于史克也嶺南列韻聞其風者皆興起于學明教以復性所謂洽文德于四國則韓公之功又豈無吉甫作詩以美其歸哉是役也經始于成化壬辰秋而落成于乙未春越三載侯日坐學雖一木一石必經其目而後用不傷財病民勸率有道而底厥功贊其事其始終董其役某而余乃以紀其成

重遷貴縣學記

張燦

貴之有學自宋慶曆間始其地在縣東城外其後
一遷於城西再遷于下郭又再遷於中郭歷元八
我朝兵燹荐至士以出入爲難成化辛丑巡撫都
御史桂陽朱公英以斧鉞征木崗諸獠寔會于茲
停驂入學顧見廟宇不飭堂舍傾圮嘆曰此非風
化之地也盍遷之遷之城內旣已戒於吏則發官
帑七百金以爲之資取材于山鑿石于崖工庸匠
隸百瀕之務各以次舉軍暇輒親往指授經畫凡

三月始班師而規模大具未就緒也越明年都憲
被召還朝吏以茲懈弘治改元按察副使廬陵周
孟中奉命來督學政釋菜之餘愀然不樂遂趣吏
僦工責以程限於是丹漆依棟鸛聖附墻殿廡堂
齋厨廡庫舍之置罔不法式踰年而落成蓋卽興
賢坊以爲永基自宋迄今凡四遷而始在城內也
既而憲副謂茲事不可無傳乃遣庠生張瓚走幣
千里而屬記于予嗚呼古之善教者四郊多壘而
絃誦不廢此豈虛文強忍而已哉蓋知五常之根

于人心五典之係於世道者不可一日而解也故
漢高帝欲屠魯至城下猶聞絃誦之聲謂其守禮
義之國爲主死節乃釋不誅由此觀之學校何負
於人顧士之無成者乃有負於學校耳方都憲於
戎馬劬勩之際而獨能注意學校以勵士風可謂
知所重矣老成人之謀國固如是哉然則爾貴庠
士當銘彝鼎以無忘都臺之舊德尚敦行懋學以
無負憲副之盛心使他日攷事覈實有所稱指曰
自茲學之遷而士之立於本朝與宦于四方者徃

往有風撓政事可觀如此則茲學之遷可謂有遭
而二公之於遷學可謂有功也已不爾則爲徒遷
斯文之病也嗚呼可不勉哉可不懼哉

南寧府學記

元 文璧

天地百神皆有祭方伯連帥與守土之臣奉命祭
于封內者曰山嶽海瀆曰社稷曰文宣王廟夫山
嶽海瀆所以載物而厚民之生者也社與稷所以
有土而生民百穀者也山嶽海瀆之祭使之奠安
順理而無震裂沸騰之菑社與稷之祭使之豐登
盈足而無凶荒饑饉之患是皆不容廢者也夫孔
廟之祭則肅然齋宮省牲具禮合樂祭歌縉紳縫
掖相與升降進退俯伏奠享於階楹庭陛之間若

甚迂遠於事禱祈禳祓之舉報應休咎之符而祀典先焉何也三綱五常之在天地間將一日不可無如饑饉之於菽粟布帛也古之聖人有德有位作君作師斯人出作入息仰事俯育罔不協于有極及正道衰微五教不敷彝倫攸斁民無所賴夫子生焉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垂萬世五教之法存於易書詩春秋使三綱五常大明于天下天地以之位日月星辰以之行山川草木鳥獸以之寧豈獨人蒙其賜哉漢初以大牢祀歷代命州縣皆立學夫子之宮墻巍焉峙焉春秋行釋奠禮爲百世帝王之師蓋微夫子立是極也山嶽海瀆誰其奠之惟社與稷誰其尸之天地且不可遠而况山嶽海瀆社稷哉邕學初在城外沙市徙城中南隅又徙五花嶺第一峯前臨清流後倚高阜王宮噲噲從廡斯翼前門後堂累疊書閣其創立規矩所由來尚矣炎陬遐壤山林材木不能支久遠比歲撤而新之壯觀有加焉知風化之本祀事之重者大名趙公修已也公奉天子詔來奠西南雖數

廣西通志 卷之三十三
遷凡十有五不離茲土由是秉鈞衡登樞要蓋有
日矣繼美述事永永無斁不墜教基又將有望于
後君子云

橫州重脩儒學記

元 張九垓

夫子之道萬世而不息也夫子之道何道三綱五
常之道也位天地育萬物不可無是道安國家定
社稷不可舍是道親百姓撫四方不可外是道自
古迄今日月有盈虧而是道無盈虧陵谷有變遷
而是道無變遷寒暑有代謝而是道無代謝孟子
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信斯言也孔子生
於周末以身任斯道之責刪詩書贊周易作春秋
定禮樂明舊章皆所以發明三綱五常之道示天

下萬世也叔孫之毀何傷日月桓黜欲害其知三
何彼宋衛木可伐而夫子之道終不可伐迹可削
而夫子之道終不可削自時厥後儒學陵隳祖龍
有焚坑之厄而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道則不可
坑不可焚隆準有嫚罵之辱而仁義禮智孝弟忠
信之道則不可嫚不可辱世之人廬居而旅處端
坐而安食泰然茂有強凌弱衆暴寡之虞弱肉強
食之患是果誰之力歟嘗竊嘆夫戴天履地而爲
人日受吾道之賜而敬心所發輒先于佛老往往

以夫子無福田利益之可求蓋有坐視宮墻之廢
睥睨宗廟之隳而畧不之顧吁可嘆也然則學校
所以祀夫子學校之不修是誰之責歟宣武將軍
橫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朵兒赤求治于儒首崇
儒道凡以士名者悉蠲其役因覩舊學湫隘亟欲
撤而新之遂與判官東蜀馮震知事覃懷劉珪各
捐已俸鳩工掄材以身先率日往程督雖簿書期
會之繁軍務應酬之急弗怠弗惰厥後又得濟南
劉洧提控案牘昭潭董桂同心乃事力與贊成爲

學宮者奉行唯謹升聖殿于明倫堂之故基視昔則高明矣遷明倫堂于教授廳之舊址視昔則寬邃矣聖賢形像繪塑一新廊廡門墻罔不壯麗俾講道行禮悉有其地而無前日挑兮達兮之嘆侯之爲政亦可謂知先後矣橫之士來遊來歌當究思三綱之所以爲三綱五常之所以爲五常體立用行毋使時人以不適時用鄙薄吾道則庶幾瞻前忽後可以無愧否則學校之輪奐雖美學校之教化不脩縫掖其衣章甫其冠者寧不負吾侯建

學之意歟

大平府學記

明丘濬

國家受天休命克相上帝以治以教際天所覆之地凡具人形居地之上者咸有以安其生復其性廣西左右兩江在嶺嶠以南之極處唐宋以來固已州縣之然至今其守宰猶襲用其土官學校尚未遑立惟太平一府其守特出朝命常調且立學設官俾以教焉兩江州縣前此所未有也成化丙申番禺何侯楚英來知府事慨然以教化爲意凡可以爲一隄之人變化其習奠安其居者無乎不

用其心大要欲其民風土俗一旦與中土等曩任未期年政行化施民徭胥役乃與其佐同知韓廷域通判蔡顛推官陳宣等謀曰左右兩江皆無學而吾太平獨有學太平之吏罷屬邑皆無學而獨府有學是則茲學之建其標準之所示者廣風化之所及者衆非內地他學校比也絃歌俎豆之地師生之所蒞止民人之所瞻仰爲政首務莫此爲急乃鳩工庀材重加修葺規制宏壯藻飾華麗視舊蓋有加焉既成適生員陳鼎趙馳應貢春官教

授羅順具事跡以記來徵惟天在上其形穹然而下覆乎地地所至之處極乎海而止凡在寰海之內莫非天王之地惟其化之所及者有先後故其人之歸化者有遲速苟有介然蹊徑可通聖人在上推其教化而馴及之則無有不可化之理原夫二帝三王之盛其所治之地四方相距亦不甚遠觀成周之故疆而質以後世之職方可見也洛陽爲王城而臯蠻氏陸渾戎密邇乎其境東之蔡牟介莒皆彞地也淮南爲魏舒徐西戎河北真定中

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域而有赤狄甲氏
此外荆楚吳越閩蜀又皆在荒服之遠中國所有
者僅宋晉齊魯衛鄭通不過今數十郡焉耳自時
厥後疆界日拓而遠向之荆楚吳越閩蜀遂皆爲
內地其聲名文物之盛顧若反有浮於宋晉齊魯
鄭衛之舊者蓋天旋地轉氣運隨之而遷移則夫
左右兩江之間其轉移通變之機安知其不本于
今日茲學之設乎何侯雖於一郡立學然所關係
甚大而遠後之繼侯芳躅以治以教于茲者尚當
體侯之心汲汲然皆以教化爲心而士之生于茲
地受侯之教養者皆從事于學孜孜不已與凡支
屬之邑接近之壤聞其風者相與感發慕好學周
公仲尼之道亦如今日荆楚吳越閩蜀之區出而
與北方之士相後先其將自此始耶何侯興此學
其關係之大且遠如此不顯爲一群也其不負聖
天子所委任而克相之於是乎見焉

柳州文宣王新脩廟碑

唐柳宗元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爲南爨椎髻卉
裳攻劫鬪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
威至於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
憲令進用文事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
經書引仁義旋辟唯喏中州之士或病焉然後知
唐虞之德大以遠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
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
不任以墜教基丁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

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洎于羸財取土木金石徵
工僦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
棲乃正法庭祇會群吏卜日之吉于王靈曰昔者
夫子嘗欲居九彛其時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
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於是邦人去其陋而本
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况巍然炳然臨而炙
之乎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
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於前苟神之在曷敢不
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申陳嚴祀永永是尊麗牲

有碑刻在廟門

重修柳州儒學碑記

明 王啓元

嘗觀豪傑之生有功於世道也人皆以爲地靈使然余獨歸其權於天何也柳之山川甲天下蓋天地開闢而已然矣河東柳子厚以唐之文臣來爲吾柳刺史則天所以開吾柳也至我朝嘉靖間兩廣制臺張襄惠以大征五都至始築三關外城建鎮粵樓於府城之北隄伯江公實董成焉自是登樓瞻望山川之秀羅列於前應接不暇而天下奇觀若聚而供吾之目賞則天所以培吾柳也魯未

數年徐司空以文學鳴余司馬以清節著張司寇以忠諫顯皆府庠也書之國史傳之海內天下仰之如景星慶雲則天所以彰吾柳也茲崇禎戊辰我罷伯江右胡公由南秋官郎擢守吾柳謁廟既竣隨召諸生面諭之曰柳之山川則信稱雙美矣府庠之三大老亦旣應運而生矣吾意殆不止此試思以瓊山之爲海外也而立文莊蜚東壁之聲以交趾之炎方也而姜公輔樹南冠之幟此猶遠言之也而西粵之先以宏才翼世廟不有蔣文定乎以雅望佐穆宗不有呂文簡乎權之在天原不以地限人此其左券矣夫豪傑所爲上有功社稷下有功生民人臣以人事君莫大於此吾藉手諸生以効事君之萬一矣先是本庠二師全君廖君與諸生議鎮粵於學少遠然且迅發於三大老倘於學後建尊經閣則主山特盛宜有進於前如公所期許者至是以爲請公曰成大功者必以其漸吾將以明倫諸廡爲建閣之端矣且首重大倫文以經術尤教序也命匠鳩工亟舉其事本道陳公

本縣張公咸喜捐金爲助而以巡檢楊玉瑚督修
雖經閣有待而堂廡落成規模宏遠矣則天所以
新吾柳也因念豪傑之士古稱無待而興矧一府
庠也子厚開之襄惠培之三大老彰之已若臣鵠
之高懸者然乃我龍伯胡公復從而鼎新焉中興
之功與開創等且宜進於前有二師之言在又若
聖鐸之深警者然豈非天所以眷吾柳者哉諸生
勉之其無負公之期許可矣敬述始末紀之於石
俾知建閣蓋徼以大吾柳願公功以時續庶有以

慰諸生之厚望云胡公諱世儁江右南昌人

融縣修學記

督學王如辰

古者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保氏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建國之學政以至大胥小胥教人之法既詳且備其學宮之名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頽宮由來尚已然而融縣未有學也融縣之有學自宋始而盛於明以逮於

木朝粵西僻處邊陲戰國爲楚粵之交秦漢時始入中國而柳州之學自子厚知柳州建文宣王廟而爲之記而後彬彬然文物之盛殆與中國等矣夫

歷代通志 卷之六
三代之學皆以明倫緬惟國家建學之意與學校
教人之方不過欲人講求聖賢之理而由乎經常
不易之道爲臣盡忠爲子盡孝如此而已迨於後
世學士徒事咕嗶有司治而不教間有留意學官
修廢舉墜非請於公則病於民簿書催科之爲務
而不知教化之當先也此其所以不及於古歟融
舊號潭中隸於柳而界於會城兵燹之後學校久
廢熊君飛渭以名進士來尹是邑始至之明年覩
學宮頽圯鳩工庀材大門甫建而滇警隨聞不能

報竣雖欣遙光復而柳州再叛再復融爲要衝戎
馬接踵有司奔馳趨走不暖席惟芻茭餉糗是急
何暇修文學講禮教乎去年春余奉命衡士至粵
大懼人才放失首以庠序爲孜孜各守令惟時亦
相率皆以興起爲己任如桂平招諸罷屬或捐資
重新或力爲剏造請記於余者不可指屈而融之
學宮亦相繼落成先師有殿兩廡廟門噩噩采采
詢其費不煩於公帑不派於民間熊君真能因時
集事而爲政之知所先也爾諸生講習其中當思

朝廷設教之意而毋忘修學之功必以古聖賢自期將見人才鵲起多士商皇以媲美中國禮樂文章之盛詎不偉歟抑予考粵志融有真仙巖宋太宗頒御書百二十軸藏其洞斯固人文煥發之徵也又聞有靈壽溪者相傳仙人投丹其中飲者多壽夫水土之良固足以養人而益筭然史書所載服金丹而傷其生者亦不爲少爾諸生誦法孔孟學術邪正尤不可不蚤辨也因并舉以相儆焉

柳城縣學記

督學王如辰

嘗考輿圖柳居嶺嶠之表山水清曠意必有奇才偉士鍾其秀異者乘時間出乃詳諸人物唯上林帝旻武仙謝洪何寥寥也柳城古號龍城在隄之上遊水有龍江之美山有文筆之秀而文獻無聞焉豈山川徒擅其勝而不鍾靈於人耶良由地處西偏庠序廢弛人不知學故也況滇黔構亂柳州再叛再服百姓困倉盡於轉輸筋骨疲於道路上菽不飽其何能勵於學耶今

上十九年秋余膺簡命督學粵西二十年春始克蒞任時恐秋棘伊邇由柳而賓不數日而抵邕其於柳之各學未能遍歷脩示所以立教之法爲學之道以曉其人士且于時滇南正在用師黃明猶然梗命羽檄交馳軍需孔亟龍城令駱君斯才乃能獨以學宮修復爲已任丐序於余以告士民不數月而貲具鳩工庀材又不數月而工竣殿廡庖湏巍巍煥煥當斯時則滇南業已蕩平黃明業已授首多士賓與綸渙登至而駱君復遣使來記於余

謂龍城自明迄今鮮有科目茲學宮旣新而庠士葉生嘉猷卽得雋城非修學之功不及此余思夫學宮爲育才之地士之得雋自必由茲但古人說學之意豈專在此夫學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也本三達德行五達道以馴致乎聖人功化之極由誠意正心以修其身而推於家國天下之遠爲臣盡忠爲子盡孝無非學也卽無非學宮之所爲教也若夫博科第成功名則因學者之餘事耳余重嘉駱君之能興學又喜葉子之得雋而邑人有所

廣西通志 卷之三十一
觀感也因述其圖誌原其廢興而舉國家立學之意與爲學之大端以告之俾諸士有以自勉將見
韋謝諸君子不得尚美於前也是爲記

慶遠府學記

陳文

學校者王政之先務所以明人倫厚風俗也故自
唐虞三代之盛下至漢唐宋元其間願治之君莫
不是以爲急蓋宜之賢才由此而作養造就以底
于成用之以致君澤民弘其化理於天下而成雍
熙太和之治者良以此也我朝學校之設內而兩
京國子監外而府州縣莫不有之其教養之法甚
詳且脩超越於前而化理之効亦過於漢唐宋元
遠矣然所在有學以育生徒必有廟以祀先師孔

子朔望春秋釋菜釋奠之禮所由行生徒之育於斯者皆知明君親之大倫以修其身以究其理以致其用以達其道者未有不由於學校也然所在奉行德意或有勤怠而學校之廢興攸係廣西慶遠府古粵地秦漢以後淪於荒服唐及五代爲粵州宋咸淳始爲慶遠府元改府爲路爲安撫司迨于今洪武初定爲府領三州六縣其江山險峻人風獷戾宋始建黜學張栻記之自宋至今人物科甲之載於輿志者亦有也皆非所謂由教而入者

歎天順壬午季春天台周君一清來守是邦下車之初卽釋菜先師孔子遍視學慨其弊陋曰何以興教時隣寇寇攘弗靖君緘輯其民皆安生樂業乃重建大成殿及旁爲兩廡前爲櫺星戟門後修明倫堂并後堂會饌堂志道據德依仁游義四齋以至庖庫墻垣亦莫不完葺而廟學煥然維新其南復侵地仍爲泮池表以二坊又以宋馮京皇祐初隨父寓武昌登解省廷試皆居第一立祠肖像以祀之廡宇舖舍驛傳城樓無不脩葺又立預脩

倉儲粟石以濟民蓋守是穉能遍治其事而獲乎
上而安乎民使聚有養而習有學其周君之績亦
盛矣哉於是穉學訓導閩中陳箴與國鍾淵暨諸
士子目覩其盛敬述其槩因刑部主事馮俊屬予
爲記予知周君久矣由甲戌進士爲監察御史以
事謫令臨桂政聲大著遂陞穉守令以軍功陞支
正三品俸而修茲廟學特君之一事耳因仍記其
畧創與夫爲勸之槩俾勒諸石以爲方來者勸云

宜山縣脩學記

宋張栻

淳熙四年栻備位廣右帥事以經畧司主管機宜
文字韓璧聞於朝曰璧清介豈弟願假守符俾牧
遠民詔使爲宜州便道之官宜爲州被邊所控制
非一前此所爲州者日夜究切備禦繕治財賦之
不暇莫遑他議韓侯至官旣舉其職則慨然念學
校委廢議所以脩復者益積累而後成廟宮旣嚴
講肄有堂師生有舍門廡庖溷悉具合境人士歡
息誦詠侔來請記方韓侯之爲是舉也或者竊笑

以爲在邊州乃不急之務且日宜固寡士亦何必
汲汲爲杞獨以爲不然蓋俎豆之脩則軍旅之事
斯循序而不忒教化興行則禍難之氣坐銷於冥
冥之中詩曰旣作泮宮淮彞攸服是有實理非虛
言也建學於此使爲士者知名教之重禮義之尊
脩其孝弟忠信則其細民亦將風動胥勸尊君親
上協力一心守固攻克又孰禦焉近而吾民旣已
和輯則夫境外聚落聞吾風者亦豈不感動有以
服其心志棄其肌膚其孰有不順况乎秉彞之心
人皆有之奇才之出何間遠近遠方固曰寡士然
如唐之張公九齡出於曲江姜公公輔出於日南
皆表然著見於後世宜之士由是而作興安知異
日不有繼二公而出者乎又安知其所成就不有
過之者乎然則可以寡士而忽諸故於其學之成
樂爲書之

廣西通志

卷之三

三